

紫阳花日记

渡边淳一

Watanabe Junichi

南海出版公司

紫阳花日记

〔日〕渡边淳一 著 王智新 译

Watanabe Junichi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紫阳花日记/[日]渡边淳一著;王智新译.-海

口:南海出版公司.2014.9

ISBN 978-7-5442-7196-7

I. ①紫… II. ①渡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
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719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3-072

Ajisai nikki © Junichi Watanabe 2007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7 by SHUEISHA INC., Tokyo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紫阳花日记

[日]渡边淳一 著

王智新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
特邀编辑 朱文婷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10.75

字数 268千

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7196-7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目 录



- 第一章 东窗事发 1
- 第二章 演绎推理 33
- 第三章 摇摆不定 65
- 第四章 急速接近 88
- 第五章 现场目击 110
- 第六章 冷战爆发 138
- 第七章 正面交锋 159
- 第八章 心灰意懒 187
- 第九章 峰回路转 217
- 第十章 骤然巨变 240
- 第十一章 疑神疑鬼 273
- 第十二章 反败为胜 304
- 第十三章 假面夫妻 324

第一章 东窗事发

这可是在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下发现的。实在是太偶然了。

与其说是一般的偶然，更应该说不是单纯的偶然，而是好几个偶然的因素巧上加巧碰在一起，就促成了这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但说是促成，还不如说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忽然出现更准确。

那天，川岛省吾也不知是怎么了，竟然会鬼使神差地躺在自己太太的床上休息。

通常省吾都不在夫妻俩的主卧房睡觉，他在自己的书房安了一张床，平时基本上都在这张床上休息。

说是床，实际上是一张简易沙发床，靠背部分可以放倒，就成了一张简易的、不是很宽的单人床。

省吾自从在这张床上睡觉以来，已经睡了十个年头。

当然，家里有正式的寝室，其中有一张硕大的双人床，现在归妻子志麻子一人用。不过，他们俩婚后第二年生了个女儿，隔了两年又生了个儿子。妻子与孩子一起睡，半夜里还得起来喂奶、换尿布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省吾就产生了想从夫妻共用的寝室里退出的念头。加上省吾经常要与医生伙伴一起吃到很晚才回

家，而且回到家后又喜欢再喝点啤酒，有时看着电视就睡着了。每逢这样的情况，妻子志麻子就起来给他关电视，有时又会被丈夫如雷的鼾声骚扰得无法入睡。

那样的话，夫妻两人都休息不好，为此，省吾买了个沙发放在书房里，晚上就睡在那里。

这件事可以说是夫妻双方同意的，哪方都没有意见，结果，那张双人床就成了妻子一人专用的床了。

那天晚上，省吾与在自由之丘开医院的长田医生见面，一起吃饭，两人也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。

在大学时代，有一次生理学考试两人都不及格，一起参加补考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就成了好朋友。如今年龄都已四十有五，互相说话也投机，体形也很相似。

两人见面自然就会说到大学的同学，会对新的医疗制度不满。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吃完饭后，又一起转到六本木继续再喝，回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了。

当然妻子已经睡了，省吾到厨房喝了一杯水后，像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书房，躺到窄窄的单人床上睡觉。

省吾本来就很容易入睡，屁股一沾上床就能睡着。喝了酒以后睡得就更死了。妻子经常说他，“像你那样睡，失了火都不知道醒”。

“瞧你说的，我难道会那么傻吗，连火烧到身上了都没有感觉？！”

听他这么反击，妻子就会非常冷淡地说：“是啊，到那时可就晚了，没救了。”

两人结婚已经十五年了，有两个孩子，大的已经上初中一年级，小的也上小学五年级了。夫妻俩平常一直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拌嘴。

省吾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激情了，妻子可能也是如此。

不管怎么说，双方就这样谁都不那么较真，平平淡淡地过下去

的话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就像平常一样，那天晚上省吾也在自己的小床上睡去了，睡得很死。到了早晨，他感到有些尿意，就醒了过来。

一看表，嚯，八点半了。他起身上厕所，妻子不在家，已经出门了。

对了，昨天妻子曾告诉过自己，上初中一年级的女儿夏美暑假要参加外语夏令营，去澳大利亚游学，今天是家长说明会。

他想起来了，今天是星期天，医院不开门。

对对，今天休息。省吾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又躺到了床上，他感觉房间里有点闷热。

今天早上气温好像有点高，但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，看不到外面。省吾只好伸手将放在床边小桌上的空调遥控器拿过来，调节温度。

空调在运转，发出嗡嗡的声音，但就是感觉不到有凉风吹来。

莫非是发生故障了，省吾又用力摁了两下，但还是没有丝毫凉风，他只好很扫兴地将遥控器放回原处。

难得休息一天，还摊上空调机坏了，真扫兴。

省吾轻轻地咂了一下舌头，将四周打量了一番，决定到妻子的房间去休息。

那可是个大房间，双人大床，躺上去感觉可好了。省吾立即去了妻子的房间，打开空调，往床上一躺。

与妻子已经几个月没有做爱了，省吾忽然感到有些莫名的兴奋，好像偷偷地潜入了秘密花园，不一会儿就觉得有阵阵凉风扑面吹来，他很快进入了梦乡。

等省吾再次醒来后，飞快地扫视了房间一圈，然后才醒悟过来：噢，这是妻子的房间，我现在是躺在妻子睡觉的床上。

是啊，今天早上，书房的空调坏了，无法正常工作，自己才到这里来的。当时，妻子和女儿都出去了，现在还没回来，家里静悄悄的。儿子好像也不在家，不知上哪儿去了，也许是星期天去练习踢足球了吧。

他继续躺在还留着妻子气味的床上，好不容易才转过劲来。自己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沾这张床了。也就是说，自己与妻子有三个月没有亲热过了。

不，上一次是自己去要求妻子的，谁知她却拒绝了，说“我太累了”。已经半年多没有性生活了。

我们俩可能步入了最近人们经常讲的“无性婚姻”。不过，在超过四十五岁的夫妻中，这样的无性婚姻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。

省吾躺着的双人大床右边有个配套的大衣柜，衣柜边上还有带几个抽屉的立柜。立柜前面是个小型落地电视柜，上面放了一台电视。窗边还有一台妻子专用的电脑。

妻子就是用这台电脑在网上购物，搜索美容化妆的信息。但是省吾一次都没有碰过它。从那儿再往左，是一张梳妆台，上面有一台座钟，时针正指着十点。

自己是八点半左右进入寝室的，现在十点，说明已经在这间屋子里睡了近一个半小时。

“哎呀，该起来了。”

省吾看着从窗帘缝中流泻进来的夏日阳光，懒洋洋地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准备起来。忽然，他感觉右腰边上有个像板一样硬邦邦的东西顶了自己一下。

唔，在这地方会有什么东西呢？他觉得很奇怪，把手伸到垫褥下面去摸，从里面摸出了一本书。哦，可能是妻子在入睡之前读的书吧。他拿在手上一看，是一本偏长的笔记本型的书，封面上没有字，

只有一朵硕大的紫阳花。

咦，这是什么书？省吾慢慢地将它翻过来一看，反面也是一朵紫阳花。是用一块画有紫阳花的薄布包着，没有书名。

省吾坐在床边，漫不经心地朝着这画有淡紫色和红色花瓣的本子看了一会儿，终于伸手打开了第一页。坚硬的封面后的第一页是白纸，随后一页上印有横线。前面几页都没写什么字，再往下翻，到第三页上，忽然出现了横写的字，密密麻麻的。

他一看这么端庄秀丽的字，就知道是妻子写的。

省吾觉得有点好奇，就顺着文字看了起来。首先左上方写着“7月20日（星期四）21：50”。这是写的那天的日期和时间吧。接着另起一行写道：

今天回家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，也许是知道明天晚上要晚回来，故意打掩护吧。

晚饭时，在将饭菜端上桌前，为了擦桌子，我把他放在桌边的手机挪了一下。他正坐在椅子上，左手端着啤酒在看电视，看到这一幕，忽然慌忙从我手中将手机一把夺了过去。

“我不会看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听我这么一说，他显得很不好意思，一言不发地将脸转过去。随后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吧，他故意看着眼下流行的搞笑节目，不停地放声大笑。

我说：“祐太正在房间里做功课呢，你能不能小点声？”

他马上回答道：“不看这种节目，和病人还有护士们就没法说话了。”

他现在是无论说什么都喜欢装腔作势找理由。我也不示弱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要去迎合年轻人，真傻帽。”谁知他却劝我说：

“你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可有趣了。你也看一下吧。”

“我可不愿意看那种庸俗的东西，讨厌。”我随口回了他一句，这下可坏了。

“从刚才起，你一会儿是傻帽，一会儿是庸俗……你近来有点不正常，焦躁不安，老是发火，你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？”

“真没礼貌，我哪里焦躁不安了呀？！”

即使是夫妻，一方的话语如果严重地伤害了另一方的话，可以治他个侮辱罪的。今后我得好好地学学法律。

这是妻子亲笔写的，无疑是妻子的日记，不过这内容可有点奇怪。首先是第一句——“今天回家比平时稍微早了一点，也许是知道明天晚上要晚回来，故意打掩护吧。”这里指的是谁啊？

“为了擦桌子，我把他放在桌边的手机挪了一下，他正坐在椅子上，左手端着啤酒在看电视，看到这一幕，忽然慌忙从我手中将手机一把夺了过去。”读到这里，省吾不禁站了起来。

唔，这不是在说我吗？！

她写道：“我不会看的，你放心好了。”是啊，晚饭时，好像是有过这么一幕，妻子确实说过这样的话。

“莫不是……”

省吾忽然感到不安，再看了一下日期，七月二十日（星期四）。是半个月前的了，妻子写得很清楚，肯定是半个月前的星期四。

起因是自己看了搞笑节目放声大笑。那是讲医院的事，作为一个医院经营者，自己应该看看这种节目。谁知自己这么一说，她非常不高兴，皱着眉头对我说：“庸俗，讨厌！”

确实，她父亲是名牌私立大学的教授，她也是从圣正学院毕业的才女，但是最近却肝火很旺，我看了都害怕。尽管她刚刚四十出头，

还是回了她一句“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”。她听了以后说了声“真没礼貌”，就扭头走开了。

我是说着玩的，开个玩笑嘛。但是妻子没有这么看，她双手叉腰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她那五官端正的脸，生起气来更显得令人害怕。

不管怎样，说她快到更年期，确实是有点过分了。事后自己也曾给她赔不是，但是她根本不买账。面对这样的妻子，我也感到束手无策，只好草草地把饭吃完，急急忙忙回到自己房间去了。

那天正是二十号星期四，那么一场小小的夫妻争吵，竟被妻子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记录下来。这么点小事她也要记到日记上去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

省吾感到很不可思议，又翻开了下面一页。

7月22日（星期六）22:30

这么早的时间里，一家人围着桌子一起吃饭，已经是很久没有的事了。

听说初中一年级的夏美暑假期间要参加外语夏令营游学，便告诫她到国外要注意的事项。

只有在与女儿说话的时候，他才是个好丈夫。

今天奇怪了，他心情很好，竟劝我喝葡萄酒。

不过，今天下午在打扫丈夫的书房时，看到办公桌上的垫子上有一张伯爵牌手表的说明书。这么高级的表，究竟是给谁的？

7月23日（星期日）21:17

手机挂件换了，换成很可爱的花纹式样，肯定是哪个年轻姑娘送给他的。是啊，最近他对手机来电显得特别反应过敏。

正在吃晚饭时，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他连忙拿起手机慌慌

张张地跑到门外走廊上接听，嘴上只是说“好、好”、“是吗”，好像在接听与工作有关的电话一样，太不自然了。

前两天，我碰了他的手机一下，他就紧张得不得了，急忙夺回去，连晚上洗澡时也特意把手机带到脱衣间去，太谨慎了。

不一会儿丈夫好像醉了，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乘机将他的手机拿起来看了一下。待机画面上有个锁定标志，看不到短信和电话打进打出的记录，被锁上了。

肯定是个四位数的密码，是信用卡的密码吗？丈夫的车牌号码？自家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数？家里谁的生日？我几乎全都试了一遍，就是打不开。

反正他将电话加上密码给锁上，太不正常了。

看到这里，省吾大大地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这些都是在写自己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了。

那个星期天确实是将手机上的挂件换了，那天晚上是诗织打来的电话，告诉我有东西忘在她房间里了。嘿，怎么就让她看穿了呢。

不管怎么说，手机上了锁就放心了。可是她竟然想打开，太可怕了。不过在家里，一切都在妻子监视之中，真令人无法安身。

老实说，真不敢再往下看了。不过，日记本在自己面前，又怎么能将它合上呢。既害怕，又想看。

话又说回来，实在想不到，平时那么文静的妻子竟会如此冷静地对自己进行观察。真是，女人的直觉真是太可怕了。

省吾刚想开始读，又看了看周围。如果妻子回来的话就坏了。要让她看到自己在看她的日记，她肯定会一把抢走日记，大声叫嚷“你在干什么？！”，或许还会哭出来。

对，绝不能发生那样的事情，绝不能让妻子觉察到我在看她的

日记。

省吾将紫阳花日记本放下，穿着睡衣从床边站起来。

星期日上午十点，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周围一片寂静。

妻子和夏美一起去参加外语夏令营的说明会了，儿子祐太好像去练习踢足球了，都不在家。不知道妻子几点钟回来。

省吾先从寝室来到客厅，这是一间五十几平方米的房间，窗帘已经打开，夏日的骄阳透过窗户射进来，屋内非常明亮。

这是广尾寂静的住宅区大楼的七楼，从窗口可以看到有栖川纪念公园那片郁郁葱葱的绿地。这是十多年前买下的，有九十几平方米，离车站也很近，一家四口住得很舒坦。

省吾来到门口看了一下，妻子和孩子的鞋都不在，门是上了锁的。

这样就万无一失了，即使妻子忽然回来，自己也能听到她开门的声音，可以趁她开门的时间把日记本藏好。如果在寝室里看的话，就无法觉察这一切。

省吾还是感到有点不安，他还是决定把寝室的门也锁上。

早在四五年前，妻子在自己寝室的门上装了一把锁。理由是晚上丈夫摸进自己房间的话，会闹腾不安，影响自己休息。夫妻之间还要给门上锁，真是太见外了。

刚开始，省吾还有点不高兴，但今天却要感谢这把锁了，可以保证妻子不会一下子闯进来。

有了这把锁，妻子就算是忽然回来，我也可以趁她开门之际，把日记本藏到垫褥下面，假装睡着就行了，她不会察觉。

“好，这就行了。”省吾自言自语地说着，重新开始看起日记来。

7月29日（星期六）23:30

每天早上七点半，我都要用厨房的电话叫早上起不了床的

丈夫起床，而且不是叫了一次就起来。都习以为常了。

但是，今天早上刚到七点，就从盥洗室传出了吹风机的声音，还听到丈夫哼着小曲，看样子今天情绪很好。

“爸爸，今天有急诊病人吗？”

他从来没有比女儿早起过，夏美觉得奇怪，问了他一句。

“爸爸今天医院的事情忙完后，要到轻井泽去。”

他像是在回答女儿，却故意提高嗓门，是在说给我听呢。奇怪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他跑到饭厅来问我：“这件衣服怎么样？”

昨晚上，他在自己房间磨蹭了好长时间，原来是在挑衣服呀。

我都懒得理他。他一手撑在墙上，嬉皮笑脸地看着我。

说是明天下午和大学同学约定到轻井泽去打高尔夫球，下午五点出发。谁知道到底是真是假。

看到他那副得意扬扬的样子，一股无名火不由得升上来。瞧他那身打扮，那花哨的衬衣完全是年轻女孩子喜欢的式样，配上一条白色西裤，看了让人恶心。

但是，不理他也不好，我就问了一句：“在哪儿买的？”

他回答说：“在伊势丹呀。”

我听了没好气地说：“唔，你一个人去那地方，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，因为有病人送了我购物券。”

丈夫的诊所开在新宿附近，离伊势丹是不远，可是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过百货公司，看来肯定是和他交往的女人陪他一起去的。

最近病人给他购物券，他也不往家里拿了，可能是用来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了吧。也许是积攒起来送给女朋友呢。

看到这里，省吾大大地喘了一口气。

原来妻子是这么看自己的。阅读她的日记以后，对她的心理活动了如指掌。妻子已经在怀疑自己了，而且记载的内容是与自己有关的，更何况是关于外遇的事，那就更令人放不下心了。他紧接着往下翻，下面一页是从轻井泽回来那天的事情。

7月30日（星期日）21:30

“哎呀，累死了。”这是丈夫回到家里的第一句话。

“回程的新干线可拥挤了。”他还强调说明是如何辛苦的。真是那么累的话，何必去呢。但他脸上的表情确实是很开心的样子。

打了一天高尔夫球，可是脸一点都没晒黑。

我连忙伸手去接他的旅行袋，谁知他却拒绝了，“等一等。”从左手换到右手上，就是不肯给我。

“有什么要洗的，快拿出来。”我又一次伸出手去拿。

他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，说了一句“我来分一下”，说完急忙逃进自己房间去了。

真没办法，我只好不再吱声了。

半夜里，我发现他将换下的内衣内裤包在浴巾里，扔在洗衣机里面。

太脏了，我都不敢去碰，只好用一次性筷子将那包内衣内裤夹起来检查了一下，还闻了闻和内衣内裤包在一起的白衬衫。衬衣胸口上有一股水果的清香味，这是法国娇兰的金沙飞舞樱花香水。我也使用娇兰系列化妆品，一闻就知道。

这个香味，好几天前在他的衬衫上就有过。

用娇兰金沙飞舞樱花香水的女人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

读到这里，省吾不禁将视线从日记本上移开。他是愿意一直看下去的，但是忽然发觉自己浑身大汗淋漓，心脏在剧烈地跳动。

啊呀，这个女人太敏感了。我做梦都没想到她会猜到，全都让她猜中了。她什么都知道了。

不仅如此，连诗织使用的是娇兰金沙飞舞樱花香水都猜到了，省吾自己都不清楚，还得去确认一下。

照这样下去，诗织的事情早晚都得让她猜中，只是时间问题。得小心了，省吾闭着眼睛在心里警告自己。这时，门口好像响起了妻子和女儿的声音。

省吾急忙合上日记本，将它塞到垫褥下面，随后又确认了一下是否放回了原来的位置。看到基本没有问题，他又躺回床上，但猛地想起来，门还锁着呢。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翻身起来，飞跑到门口，将锁打开，然后再飞快地返回床上。

这样妻子就不会知道自己趁她不在家看她的日记了。

省吾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，一会儿就听见女儿欢快的声音，接着是妻子的声音：“咦，爸爸上哪儿去了？”

尽管外面的动静听得一清二楚，省吾还是不起来，不声不响地躺着。只听见开门声，接着是“啊呀”一声，他感觉妻子已经走到身边了。

“喂，你怎么睡到这儿来了？”

省吾极力装出一副被妻子吵醒的样子，老大不高兴地揉着惺忪的眼睛，问了一句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跟你说了嘛，去参加夏美的外语夏令营说明会，现在回来啦。”